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〇六回 顛和尚半路戲奸臣 猛楊魁單錘救聖駕

話說國舅各人，分三起進宮。第一起是徐森、徐鑫率領家將，第二起是蘇蓮芳、劉香妙，第三起是徐天化、徐焱。但徐森、徐鑫進宮之際，時候尚早，一路無話。進了宮門，自將率領番國跳舞戲班進呈祝壽的話，奏陳一切。太后、五賢王各皆暗知來意，自不必說。二起劉香妙、蘇蓮芳作起隱身法，進了午門。蘇蓮芳對劉香妙說道：「你便在此揀一處地方落腳，專候不測。我昨晚已同徐焱議定：第一是假或徐家萬一敗出，你便開門放出去；第二是假或有人保著皇帝、太子逃走，你就幫同捕捉。頂好是你這裡沒有動靜，是最妙的了。」蘇蓮芳說畢，飛步直奔入內。走不多遠，但覺腳下不知何物一絆，跌了一跤，剛剛把一個禿頭，栽在路旁扣馬椿上，登時起了一個大瘤，幸虧不曾見血。要是見了血，他這隱身法，便要破壞，當時現了像了。蘇蓮芳用手一面揉著頭，一面跑著，心中也有點詫異，就不知腳下為何物所絆。看官，你道這蘇蓮芳跌這一跤，究是何物所絆？只因蘇蓮芳進午門這個時辰，濟公剛剛也進午門。兩家皆用的隱身法，卻有一點分別：濟公在法子裡面，卻能看見蘇蓮芳；蘇蓮芳在法子裡面，不能看見濟公。可算一樣的法子，但功夫就見出有深淺了。濟公見蘇蓮芳昂著一個禿頭，直往前進，暗道：這樣忙法，真個是搶死一般，但去死還有好多時刻，我拿他們開開心。想著，便追到前面，用一隻腿向路中間一支，那蘇蓮芳所以一絆，就是一跤，連忙爬起，揉著頭，還是直走。濟公好生發笑。此時濟公卻也無事，就在這條路上巡邏巡邏。又過片刻，見徐天化同徐焱二人騎著高頭駿馬，後面跟了兩名家人，也將進午門。濟公迎上，暗道：我索性叫他們吃點小苦。想罷，見路旁靠著一根架天篷的木頭，濟公順手往下一推。但見徐天化的一匹馬，正往前走得行行的，忽被木頭一倒，嚇了往後一縮，後面徐焱的馬往上一撞，兩人在馬上俱坐立不安，一個從左面栽下，一個從右面栽倒，幸虧兩個家人連忙上前勒住馬頭，將二人扶起。徐天化臉上擦損一點油皮，徐焱把腿子揉了一揉，還算未受大傷。天化發急，對家人說道：「你去查一查，這木頭是誰人家的，代我把那主人抓來。」家人方欲查點，反是徐焱說道：「爹爹走罷，這些小事，我們此時無暇問及，過後再查便了，諒他不能搬家逃去。」天化聽罷，覺得倒也有理，只得耐著火性。已見到了午門，將馬著家人牽回，逕同徐焱又往前進。到了大內，走至慈寧宮門首，直見裡面燈燭輝煌，□分熱鬧。九門提督忙由帳棚內跑出，請了國舅的安，又同徐焱客套了幾句。當官太監，不待通報，就引著他二人到了外宮。但見四相九卿，均已齊到。太后坐在簾內，簾外當中坐的皇上，上首坐著王賢王，下首坐著青宮太子；還有些宗室，均已錦墩分坐兩旁。徐天化、徐焱忙搶上一步，先叩賀太后、皇上的聖安，又向五賢王、太子行了禮，轉身退下。方欲就座，見徐森、徐鑫打從宮前經過，急忙忙的調度那些戲子，兩下皆打了一個照面。那邊徐森、徐鑫自然辦理他們的事去了；這邊徐天化在錦墩坐下，徐焱便到九卿班裡去談談說說。

忽見一位走至徐焱面前，說道：「徐寅兄，今天我們這朝賀日期內，出了一件岔事。徐寅兄，你明白嗎？」徐焱本心病，卻被他此言一提，心裡最怕是走漏消息，真個心裡忐忑忐忑的跳個不住。忙回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李寅兄。請問這朝賀期內，有什麼岔事？到要請教請教呢！」那人道：「這件事顯而易見，個個皆曉得，怎麼你反裝起果來了？你不欺人嗎？」徐焱聽他的話，以為句句逼緊，連身上的汗毛，都聽著豎起，只得故意的說道：「小弟說話，向不欺人，就請寅兄說明了罷，免得叫人心裡疑惑的。」那人道：「請問歷來慶賀日期，裡頭總是誰人先來？」徐焱一望，低笑道：「好大一件事，你說得這樣對古酌今的。單是這窮三早，何以今日到此時還不見來？卻倒也奇異。」那人道：「寅兄也以為奇異，可難怪小弟說這是件岔事了。」聽者莫不掩口暗笑。看官，你道他這兩人究屬說的那一句話？這窮三早，指的是一個什麼人？諸位有所不知，這窮三早，就是指的寇楨。雖然那寇楨做到尚書，他總不出那勤儉兩字，身上衣服是向不講究，凡遇朝賀日期，他總是頭一個先到。所以一個個皆起他一個綽號，叫做窮三早。閒話不提。至於寇楨此回朝賀，所以不到的原故，後文自有交代。

此時徐焱等正在議論，忽聽裡面傳旨：「駕幸期頭殿赴宴。」只見無數太監，手執宮燈，在前引路，一起一起的，由外宮旁邊月宮門進裡。第一起是太后，第二起是皇上，第三起是太子，第四起是五賢王；隨後便是宗室，再後便是徐國舅等大眾外戚，末了便是金丞相等大眾朝臣；徐焱這一班九卿，也便跟隨入內。只見太監捧了太后賜宴群臣的旨意，當中站定，宣讀已畢，大眾皆謝恩入座。但見對殿戲台上鑼鼓喧天，正然打著鬧台、徐森、徐鑫便著了二□名家將，應酬唱戲的門面，各人便帶了二□名，脫去外衣，各持兵器，伏在東西戲台上兩廂屋內，守候殿上徐天化的暗號，就好動手。忽見台外來一太監傳旨：「聖上有旨：叫你們走過加官兒，就唱大賜福呢。你們小心一點兒，唱好了，那時咱們兒在萬歲前，只消一言半句，你們的賞賜就多了。」台上各人，你望我，我望你。不但這賜福不會唱法，就是裝扮也不曉得怎樣扮起。徐國舅坐在席上，早已明白，連忙出席，走至皇上面前跪奏道：「啟奏陛下，微臣所進貢的戲班，只會唱番國跳舞戲，不會演中國的戲出、適才陛下傳旨，著他們演大賜福，這戲是中國的戲名，恐怕他們不會演唱，犯個欺君之罪；且微臣著兩兒徐森、徐鑫送班進呈，斯時已奏明太后。望陛下查察降旨，收回傳諭演唱大賜福之旨，實為恩便。」皇上一聽，作色道：「請問國舅，你現在是契丹的臣子，還是大宋的臣子？」徐天化見皇上来言不弱，只在下面碰頭。

看官，照前面看來，徐國舅此回進宮，是來主持刺殺皇上、太子的，因何見了皇上，如此懼怕？諸位有所不知，只因徐國舅在家，同徐森、徐鑫議定，一俟加官跳過，我便按劍入席，你們要預備停當。此時呈上對國舅發作的時候，台上才跳加官，徐天化深愁發動早了，徐森同徐鑫措手不及，反要誤事，因此碰頭請罪，故意的耽擱時辰。皇上見他這樣形容，終覺得礙著太后的面子，便說道：「本當徹究，交部議處。姑念國母壽期，且饒過這次。但戲台上候將加官跳後，一律逐出。」徐國舅聽完謝恩起立，忍著氣，從新歸座。好容易候著台上將加官跳過，徐國舅心裡想道：難著這個昏君，他叫我傳旨將戲班逐出宮外，我何不就此機會，便喚他們近前動手？

卻說徐森、徐鑫，已且很早的預備埋伏停當，但不見徐天化的動靜，不敢動手。及至加官跳後，料知時候已到，二人就隱身站在戲台上廂房門口，偷看席上的動靜。忽見徐天化從席上站起，雙手擦去外衣，一手抽出寶劍，搶步到了殿門，高呼：「你等戲子，飛速前來聽旨。」徐森、徐鑫耳內聽見，心裡明白，便招呼了一聲：「動手呀！」兩面每人帶了二□名家將，各執兵器飛身下台，將殿門圍得密不通風。徐森、徐鑫飛步入殿，一人將皇上搶住，一人將太子擒住。席間大眾，一個個情知有變，只嚇得面面相覷。徐森、徐鑫舉起佩劍，就要下手，只見徐天化止住道：「且慢動手，待我將這昏君劣跡，當列位宣佈宣佈，方知我徐某不是私情，是專為國家統緒。表白之後，再行動手，叫這昏君父子，也死得明明白白的，免得在陰曹地府，負屈含冤。」說著，又喚道：「徐焱安在？」只見徐焱由西邊席間走出，手中捧一物是旨意，走至殿中，說聲：「聖旨下！自親王、國舅、大臣以下，皆出席跪聽宣旨。」大眾看這蹊蹺，不知是聽旨好，又不知是不聽旨是好；正在游移，那徐焱深怕遲則生變，也不管大眾跪聽不跪聽，就把懿旨胡亂的宣讀一遍。內中大意，無非說皇上不肖，五賢王賢明的一派套話。徐焱宣完，又說道：「各位聽著：順旨者明日早朝，一體有賞；逆旨者即著徐天化拿下，立時殺卻。」徐天化聽完，又對大眾重說了一遍。說道：「非是徐某敢做大事，皆因聖母旨意，不敢違拗。」此時大眾皆驚得死人一般，任憑徐家父子裝腔做勢，無人敢出一言。

又聽徐國舅高呼道：「森、鑫兩兒，還不動手，更待何時？」但見徐森、徐鑫揪住皇上、太子的頂發，龍冕落在一旁。皇上哀哀求道：「二位將軍，就是愚父子所行不法，也當告明太廟，明正典刑，何能就宮中殺卻？還望三思。」徐森大罵道：「匹夫不必多言，看劍罷。」這邊徐森一劍便向皇上頸前砍下，那邊徐鑫一劍便由太子當胸刺入。徐天化站在殿中，只覺眼前不知何物，由面前哧哧的而下。忽聽徐森、徐鑫「呀」的兩聲，登時手把皇上、太子一鬆，兩人的寶劍叮噹落在地下，身子往下一倒。徐天化不解何故，方欲轉身查點，但見一人飛身入殿，如燕子一般先至皇上前，以背負起，又至太子前，一手抱住，一手拿著一柄雪亮的八

角錘在手，走著舞著，出了殿門，兩腳一頓，忽然不見。不知來此救駕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